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景迂生集卷十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喬齡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陳昌齊

謄錄監生臣程天受

欽定四庫全書

景進生集卷十六

宋晁說之撰

記

祭伯樓記

武安鼓山藩其前太醫山殿其後紫山岌其左百尖山
峒其右屢屢齒岸絡繹連屬若斷而續薄于太行其中
大川四五小川七八達于渾入于河凡趙國之建郡縣

皆在桑棗平野未有武安比宜夫人物擅山川之秀多
聞人乃自古寂寞無傳至於今何邪或曰武安之水多
伏流非若淮濟之類中伏而卒大發其伏遂絕不出矣
得非其故歟或曰非也有人焉象其山隱水伏不自表
襮世人未之知爾予求之於古得高行一人曰臺佟孝
威得大儒一人曰馬光榮伯榮伯隋開皇中六儒之冠
也其五人者或死或逐獨榮伯顯文帝幸國子學榮伯
以博士升坐講禮甚洪瞻論者莫測淺深當時以次論

難者十餘輩皆一時碩學之士也山東三禮學自熊安
生後唯宗榮伯一人榮伯初教授瀛博間門徒十數後
多負笈從榮伯長安榮伯在國子學數年丁母憂歸武
安故里以疾卒此非其人也邪予既以孝威名軒自致
予之志又以榮伯名其樓勸邑子知務學也邑子固將
曰馬榮伯死且數百歲矣縣令賢其人想其風采如在
以其人名樓而式之我輩苟自進與榮伯比豈不美哉
往時雖有一二人華吾邑而來者烝然秀出矣若夫客

至登樓四望如與榮伯遊而覺山川意象徘徊相高者其樂又曷可道也元符三年五月日嵩陽晁說之序

娛山堂記

予讀謝康樂山居賦見其所稱抗頂葺館殷峰啓軒呈美表趣百種錯出若圖然輒歎夫境勝於情外有所慕而超然獨往之願迨矣迨陶淵明賦歸去來雖頗道山川登臨之勝及其所居則環堵蕭然不蔽風日其深自愛者不過遶屋之樹中園之蔬且曰山氣日夕佳耳一

何簡易耶何所往而不得其樂耶若淵明者真有樂於山水而不待山水以為樂者也顧視康樂靜壽之德不其慚歟塞北之狼山無岵嶸峭蒨可喜之姿令人瞻寓惟是古昔干戈戰鬪之場與夫沃鹽之所棲界乎陰山羯胡之域非道家所謂洞天福地而莫睹夫高人隱士之遺躅壽草靈獸亦未之或生焉孤宦遠客每覽夫四時積雪而不勝飄零之感也潁川韓君表倅保州新其堂瞰狼山而獨樂焉夫既自得於清音矣必欲極其志

尚又取古今畫手陰崑陽壑脫繪於屋壁朝夕寢食啓處便是山間不知狼山之果美惡於壁山之真幻名之曰娛山堂得非有樂於山水而不待山水以為樂者歟君表少師諸孫有別第在潁川嵩少箕隗乃其家山也初仕杭州幕府窮極吳越山水矣自杭來保塞乃不怒憎而樂焉如此盖非厭常欣暫者說之早懷嵩少卜築之志貧未能即日行也聞君表之新堂恨不相與從容於其上敢辭拒不為之記崇寧二年癸未四月乙丑嵩

陽晁說之記

愛萱堂記

中山在戰國時近介於燕趙遠距諸韓魏其土地不足以當十之一其積粟器械不足以當十之二其君不知為誰而足以強其國其謀臣不知為誰而相與致一時之盛其勢隱然韓魏燕趙之敵惜古史不存莫可得詳唐自天寶末大河之北跋扈不軌無復君臣逮夫廣明中和間義武王處存者乃獨效微忠於盜賊崎嶇之際

蓋常山之靈恒衛之從陶唐氏為侯國時故都自有所
資也我本朝名公偉人作鎮光輝晔晔接躅雄天下不
特號天下勁兵處自忠獻魏公而來其治尚簡易敦大
北方因知王國之尊慕德懾伏而兵肅民安樂無事或
苟失是選則衆譁然跼蹐雖勞無補朝夕篋櫛視一小
侯無異失朝廷所以倚重之意以故魏公之績繪諸丹
青鄉人廟祀歲時唯謹不懈其所建閼古堂亦雄天下
彼江湖淮漢間非無危樓傑觀擅山川之麗環竒清之

賞而於是不得亢其傳也江夏黃公鎮治數月作堂於
閱古之東南棟楹桷則不敢移前人而名之曰愛萱
堂惟公自登進士第即顯於朝蒙累聖之知日侍太夫
人食飲康強如壯年不惜金帛重賞勸功前日疲駕亦
克奉扞蹶張無一飯無賓客從容文史歌詩壺觴之適
凡其施為舉措獨得於上心良可樂矣尚何所事而萱
之愛哉豈非公之所樂者衆能知之而公之所憂衆不
足以與知乎且自謂所治未至簡易敦大而恐古今聞

人之羞乎不然小物也公亦愛之而不忘乎不然則衛之詩人所思者自有所在而傳者謬曰令人忘憂也邪嵇叔夜之愛吾萱者往矣復何足道哉客或以是意請於公公曰吾園中多萱耳吾不知其他說之聞而歎曰偉哉記之以待知者崇寧二年癸未夏六月戊辰承議郎知無極縣事兵馬都監武騎尉賜緋魚袋晁說之記

王氏雙松堂記

昔夏后初都陽城南踰洛陽百里而遠成湯遷亳殷東

踰洛陽五十里而近皆舍洛陽而不都周興武王既定
鼎邠鄘厥後召公宅洛邑周公營成周其意盛矣而成
王卒不果遷逮夫宣王中興自鎬至洛狩于圃田及于
敖山因以朝諸侯車攻之詩作焉豈不欲成周召之欲
歟且宣王嘗狩於岐而石鼓之詩亦偉矣夫子乃舍而
不錄得非岐之狩為常而東都之詩非常乎惜夫宣王
卒亦不果遷也至平王是遷而周衰矣尚復何言唯是
三代之盛所遺而不饗者氣象輾轉輪囷鬱然發而不

施山含輝而餘秀川澄淵而軼潤草木得之異態日新
其在風俗逸豫安舒特宜措紳先生潛養之適也盖自
李耳為周柱下史而來風流高矣而遠不勝道姑以近
世三人者識之唐盧仝之隱不資嵩高少室之雄而近
在城闕之中草屋數間閉門不出者以歲紀論徵韓愈
殆莫知其賢哀帝時宰相楊涉之子凝式於學無不通
嘗論其父亡唐而復呂相梁不得志因陽狂一時終五
代賢者誅戮不自保之際逸樂白首其中盖有大過人

者觀其丹青遺像知其為偉丈夫而筆墨之妙凜然生
氣猶在也自慶歷來康節先生邵堯夫貧居天津之南
獨明先聖之道不老不釋卓然振千古之絕學頗苦志
著書而精深難窺矣天子嘗命之官不得辭而身不出
公卿大夫樂從之遊而莫能名其器既死而名益高夫
此三人者唯洛陽之宜也所謂逸豫安舒之風蓋可觀
已嗚呼名有帝王山川之勝而實宜夫高人處士之奉
士之奉坐通四海九州之湊何其盛哉以故公卿大夫

功成得謝危樓傑觀水竹花卉之麗甲天下而不以為侈繩樞甕牖之生終日欣然亦自以為孰非所宜者王君聖徒庭鯉世為洛人躬築別墅建春門裏植雙松以自見其志因以雙松名其堂日與平生故人徜徉圖畫壺觴之樂四方之賓客如歸焉靡不適可且自嘆曰吾老矣恐不得如吾松之壽也而吾之志則不可不著之異日於是懇予文以記於石予因道古今之所以然者書之使後之遊者得以賞焉崇寧四年四月十七日嵩山

晁說之記

傳易堂記

古者六藝之學必謹師授

術一作

其稱是人經明有家法

至東都猶甚嚴也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五傳而至漢
齊田何子裝漢之易家蓋自田何始何而上未嘗有書
魏管輅謂易安可注者其先儒之心歟古今學者咸謂
卜子夏受易孔子而為之傳然太史公劉向父子班固
皆不論著唐劉子玄知其偽矣是書亡不傳於今今號為

子夏易傳者崇文總目亦斥其非是而不知其所作之人予知其為唐張弧之易也是子夏亦未嘗有書而易之道教授西河其後汾晉之間易以故特盛歟漢自田何授東武王同洛陽周王孫丁寬齊服生四人者乃始為之傳矣然王氏周氏服氏書各二篇丁氏八篇亦不過訓詁舉大義云耳豈為巧慧組繡之靡也耶而易家著書則自王同始同授淄川楊何所謂易楊者是也丁寬授碭田王孫王孫授沛施讎東海孟喜琅瑯梁丘

賀三家又皆列於學官最為盛矣其弟子顯門者衆厥後又有東郡京房之學亦得立而學官則自楊何始又其後有東萊費直之易有沛高相之易唯傳民間此三家者雖戶牖不同而堂奧之安則一也蓋皆兼三才而備錯總極變通焉房謂其學即孟氏學相自言出於丁將軍詎弗信耶惟費氏之傳晚而益盛東都陳元鄭衆馬融鄭玄荀爽魏王肅王弼皆其人也自肅而上莫敢悖其所傳唯弼年少厭舊喜新乃一切擯棄師法攘莊

老恍惚虛無之論專於人事以快後生耳目而稱為易之妙乃不知易之奧妙自有所在而無用莊老汨之也譬如情農乞市以飽而弗顧南畝之可耘耔惜哉易之雜乎莊老而專明人事則自王弼始易家乃始失其所傳焉梁丘施孟三家於是乎亡於晉而孟氏京氏有書無師矣屬江左祖尚玄虛弼之學滋得以益盛然其初虞翻傳其家五世孟氏之學為時推重晉王康雖喜清談而專立鄭學干寶輩猶不忘乎京氏而孫盛詆弼之

傅會浮麗又已力矣宋元嘉欲矜學校之盛而王鄭兩
立逮顏延之為祭酒而黜鄭置王齊之王學遂大盛陸
澄貽王儉書云易自商瞿之後雖有異家之學同以象
數為宗數年後乃有王弼之說王濟曰弼所誤者多何
必能頓廢前儒予賞味其言未嘗不三歎息之也時王
儉在位善澄之言於是學者畧之鄭矣至梁何胤之徒
又竊釋氏之論穿鑿異端而誇於弼斯又弼之罪人也
其在河北諸儒則專祖鄭氏所謂衣冠禮樂盡在中原

者此亦其躅也不幸隋興縉紳學士反浮靡是慕弼之
學遂為中原之師而唐因之於是乎易家古法始泯滅
無聞矣然隋汾晉之間有仲長子光闕子明王仲華王
通輩傳易自有指歸不失乎古得非子夏之遺風哉盖
漢嚴君平揚子雲魏管輅晉郭璞孫登隋闕朗唐僧一
行玄真子張志和其於易又特最深矣是謂一世偉人
非有所待而興亦莫得而沮溺之也至有宋華山希夷
先生陳搏圖南以易授終南种徵君放明逸明逸授汶

陽穆參軍修伯長而武功蘓舜欽子美亦嘗從伯長學
伯長授青州李之才挺之挺之授河南邵康節先生雍
堯夫惟康節先生天資既卓越不羣而夜不施枕惟易
之學者三十年其兼三才而錯綜變通之妙始大著明
矣自希夷而來皆未嘗有書乃如子木子夏之初歟有
廬江范諤昌者亦嘗受易於种徽君諤昌授彭城劉牧
而聲隅先生黃晞及陳純臣之徒皆由范氏知名者也
其於康節之易源委初同而淺深不倫矣華山舊有希

夷先生祠堂而种徵君實關輔之望後之好事者并以
繪徵君之像山中有隱者又知傳易之所自而并康節
先生之像繪焉榜之曰傳易堂遊是山者徘徊俯仰三
峯萬仞之崢嶸崑崙其意壯矣及登斯堂觀三先生之
貌聳然加敬逖觀上古聖人畫卦之本意而知夫防憂
患於幾微身與易準則向之所攬者又將忘之矣不亦
偉乎是堂之傳其與山鎮俱不朽歟康節先生之子伯
溫以說之服勤康節之學俾為之記不得辭乃具道易

之授受本末興廢得失之由以尊三先生之道亦且致
藏名山之意云大觀元年丁亥十有一月甲戌嵩山晁說
之記

蘭室記

大觀庚寅白侯將天子命於淮浙而道踰汴絕淮渡揚
子江又千里渡浙江達於甬江其所至則刺史縣令郡
有司莫不奔走迎候部使者亦勤弗敢懈既至甬東乃
獨揖予於衆人中留與之語意若有所向於予者既又

兩訪予於管庫之舍曰我京師有所居之室名曰蘭室非
特仰喬木修竹而俯幽花怪石中有經史百氏之書而
緗帙牙籤也我之所以樂此者朝夕起居蕭然玩古自
得視此數物猶善人君子而吾室乃芝蘭之室也子其
為我記之予於是恐懼愧汗辭甚力而不得免累日則
自念曰侯之為人異哉特立而不懼者歟乃告侯曰蘭
之為物久被誣而且難辨何則或者見楚大夫屈原侘
傺怫鬱之辭多以蘭為況乃曰蘭生荆楚江湖之山非

中州之所有不知詩易禮記左氏所載之草木皆因其
土物而致意焉非若後人徒逞浮虛不根之語也則蘭
為中州之物而曰國香曰王者香矣此孔子自衛反魯
見於隱谷之中喟然長嘆而為之賦倚蘭操者也予久
以是為蘭之被誣而莫或告焉侯曰是足以名吾之室
也侯又不知屈原之所賦者秋蘭也後之人則以菊秋而
蘭春矣原又以木蘭石蘭稱今曾不辨其生於石與林
之異也原於蘭則九畹而蕙百畝蘭佩而蕙帶蘭不芳

則蕙為茅是正蘭而庶蕙也今則二物相貸而往往以
蕙為蘭不知幹一花者蘭而一幹叢花者蕙也其亦難
辨乎侯曰我未名吾室而先知此久矣并為我記之顧
予學迂而才踈荷上恩甚厚出罪籍而從仕然衆方惡
斥之官長不憎則罵者幾侯獨向之如此侯其真識蘭
哉室中所與居者果皆善士也乃為之書侯名某字某
五月壬子嵩山晁說之記

劉氏藏書記

漢承秦焚書滅學之後賴故老口所誦數得聞先王之遺訓厥後廣開獻書之路至武帝時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有延閣廣內祕室之府雖盛矣然至武帝時乃大備著錄蓋約法天下不出一日之中而藏書掌固必待百年之後也隋御府書所以特號稱最盛者以其平一南北而坐兼南北朝之所有也夫縣官之勢何如哉獨於藏書一事其勤如此況在學士大夫之家邪劉歆自稱三代之書蘊崇於家直不計爾蓋自楚元王而

來世尚文雅而護都水使者又復博極羣書無不充足而歆因得以誇邪昔人謂三代仕宦而衣五代仕宦而食不知書又在衣食之上也都官劉公凝之卓行絕識不得志而歸休廬山之下其遺子孫者無他物蓋唯圖書而已其子道原少而日誦萬言既長苦心篤志無所嗜好晝夜以讀書為娛至于不慕榮利忘去寒暑司馬溫公稱其精博宋次道稱其該贍范醇夫稱其密緻則其所藏復蘊崇而不計者歟且嘗憤嫉南方士人家不

藏書矣則於是蓋特加意焉者也公之子義仲壯與入
視其邁往不羣而自處恂恂循約唯恐前修之辱也從
仕四方妻子不免飢寒而敦然唯是之求索甚於人之
飢渴而赴飲食者則其所得不特補其家之未足而且
有以振發國中之沉鬱也既已踵成其父十國紀年而
身採周秦以來遺文以為十二國史嘗論著春秋而方
且為周易之學則其藏書豈特充牣篋笥而誇綳帙如
愚賈潤屋以金珠邪於是謹識其所得書之歲月先後

以視子孫其意為不淺也乃俾說之為之記以載於目錄之上昔之時如任昉沈約輩號為藏書之家者今不復論而論諸本朝如王文康初於周相世宗多有唐室舊書今其子孫不知何在寧論其書之存亡而所有者書目一編使好事者對之興嘆也李文貞所藏既富而且闢學館以延學士大夫不待見主人而下馬直入讀書供餽牢以給其日力與衆共利之如此宜其書永久而不復零落今其家僅有敗屋數楹而書不知何在也

凡名公卿大夫儒林之士所有之書往往隨其人而逝
矣傳諸再世者蓋寡而况曾玄之守邪惟是宋宣獻
家四世以名德相繼而兼有畢丞相楊文莊二家之書
其富盖有王府不及者元符中一夕災為灰燼矣予家
則五世於茲也雖不敢與宋氏爭多而校讎是正則未
肯自讓乃去年冬火亦告譴不謂前日悲愴痛恨乎宋
氏者今自涕泣也嗚呼豈不艱哉壯與家於廬山之陽
寬閒之野不復有京師火災之虞上方興禮樂議封禪

則又永不慮盜賊兵甲之禍而劉氏之書與七澤俱富
矣後之人視予言而祇敬先德不忘前日畜積之艱而
勉強學行則為書之榮也大矣哉其書凡若干卷云政
和乙未七月十一日戊寅嵩山晁說之記

海榕記

東坡先生謫南海自廬山遇門下士玉潤道人崔閑者
命酒獻酬淋漓之餘墮案上自然成根柢輪囷之狀取
筆墨綢緼之偃然海上之榕也復作海榕二字於其下

蕭然不飾實與畫稱其後閑舉以遺京師周侯高魯王
諸孫世則從周侯得之乃懼夫觀者非所覲也屬嵩山
晁說之識之說之伏念九州之中山川草木皆出先生
之文章先生晚於禹迹之外海嶠之上所得者又如此
恨不能從吾先生遊於斯時也今日可勝嘆哉宣和二
年庚子七月六日甲辰說之記

鈍庵舊記

臨淄趙子和仁裕僻處鄉里不交當世風雨寒暑晝夜

一室中所學無所發施如前文人自名其所居之庵曰
鈍庵遇嵩山晁說之於京師曰吾比捨所學而為黃帝
岐伯之學為人服藥起死雖善矣乃未能厭吾之心不
自揆乃欲極乎西方佛世尊之道而恨吾東州之所傳
者近時不祖達磨之禪暨夫慈恩之名相賢首之法性
澄照之淨心所謂法華之本迹顯實涅槃之扶律顯常
者吾東州之人獨無分乎予嘗遊四明遇天台老師數
輩予既學矣吾何不能學邪說之於是乎謝之曰吾曹

有此三千中一物之身微而昏散極為狂愚迷性垢心
違理惡行必於二死五往者孰利而非鈍也耶蓋惟佛
之在斯世也嘗有利根然靈山法華之席其衆已云鈍
矣所謂十地菩薩大阿羅漢者亦鈍也惟佛一人得以
利根聞然則奈此昏散而狂愚何曰惟佛有法惟智者
振出之止以止散而不狂觀以觀昏而不愚所謂無量
法門者畢於此二字而莫之加也止則定觀則慧止則
寂觀則照止則斷觀則智止則四時觀則八教止則般

若觀則法華靡不圓通也止乃觀之止觀乃止之觀靡
不融妙止觀之門雖極乎三十有六而不過乎三曰約
行曰附法曰托事又不過乎二曰惟識事曰實相理又
不過乎一曰三千三千三諦三觀派之彌合會之彌分
即三而一即一而三或曰理有事無或曰事有理無或
曰事理各有或曰事理共無皆足以明三千之妙也於
是乎有性有修有具有造各具互具遍具而一心三觀
三觀一心一境三諦三諦一境全無相境發無緣智心

佛與衆生三無差別也三千即空蕩一切法三千即假
立一切法三千即中妙一切法從假入空觀是謂體真
止是謂二諦觀是謂慧眼是一切智是謂了因佛性是
謂性量是謂所趣是謂聲聞辟支佛是謂樂法意生身
是謂寂而常照法門身是謂無生是謂破見思感成般
若德從空出假觀是謂方便隨緣止是謂平等觀是謂
法眼是謂道種智是謂緣因佛性是謂性具是謂能趣
是謂菩薩是謂三昧意生身是謂照而常寂相好身是

謂無量是謂破塵沙惑成解脫德中道第一意觀是謂
息二邊分別止是謂正觀是謂佛眼是謂一切種智是
謂正因佛性是謂性德是謂非趣非不趣是謂佛是謂
自性意生身是謂非寂非照而寂而照實相身是謂無
作是謂破無明惑成法身德言乎般若之修則為宗為
智為教為淨為法緣慈為真諦為報身佛為正偏智為
四枯為修德非豎而豎以攝經般若言乎解脫之修則
為用為力為行為樂為衆生緣慈為俗諦為應身佛為

供應為四榮為化他非橫而橫以攝經淨名言乎法身
之性則為體為性為理為常樂為無緣慈為中諦為法
身佛為如來為非枯非榮為性德即此橫豎雙非攝經
涅槃夫性德之性為真性軌則般若為觀照般若則法
身為實相般若解脫為文字般若解脫之修為方便淨
則法身為真性淨般若為圓淨是三淨亦曰三涅槃亦
曰三菩提惟是性德修德化他三諦以成不可思議妙
境有不思議境則有不思議智惟智惟境惟境惟智以

理觀觀十境顯本寂三千以事觀觀十乘顯造三千非
但惟心亦乃惟色惟聲惟香惟味非但心攝一切亦乃
一切攝心而性惡以體之理毒以折之四運以推之十
如以思之四悉以觀之六即以會之去丈就尺去尺就
寸是之謂理具而全具為造全造為變以成圓教則鈍
與利何在邪其曰藏教者其曰通教者其曰別教者皆
不足以與此此惟圓教之事也其別接通者圓接通者圓
接別者亦或庶幾於此也其曰凡聖同居土者其曰方

便聖居土者其曰實報莊嚴土者皆不足以與此此惟
常寂光土之事也是事荆溪常為李華言之梁蕭又嘗
自為統例其後士大夫知之者鮮矣或知華嚴之頓而
不知法華之圓亦可哀也已子知正乎智助乎情正乎
本助乎迹正乎正助乎依而知圓之有權偏之有實則
得於具而觀乎妄心或自一法入或自二三法入或法
次第入或不次第入於其對轉兼具四者之教賒促斷
伏四者之行開示悟入四者之妙皆得於四三昧而念

念刹刹惟一常坐三昧端身正坐猶如奠石上焉如空中風無依止處下焉如密室中燈照物了身見及心三事調適以上上智斷下下惑利淨鈍穢利體鈍析俱絕待矣且自言曰吾今此身至何位斷何惑證何理則吾言刊諸石為座右銘既自覺而又覺乎東州之人則子和之達孰禦哉宣和三年辛丑正月甲寅嵩山晁說之東里易堂記

濯鳳軒記

周內史過曰周之興也鶯鶯鳴於岐山以故古岐州今
為府曰鳳翔然得鳳之一則鳳過之得鳳之二則鳳翔
之自是而西二百里曰鳳州鶯鶯山則名以大之者得
鳳之三而鳳集之歟故其驛曰鳳集驛又西而百有五
十里曰成州鳳凰山乃以鳳凰之正名名之則其得鳳
之四而鳳春秋下之得鳳之五而鳳沒身居之者不然
何以又有潭曰鳳凰潭是其濯羽之所也若又極乎西
則濯羽弱水矣然則乾符中僧休夢於鳳凰山得一峯

曰鹿玉山者乃杜工部賦詩之鳳凰臺也實有亭亭然
臺之狀可玩焉元祐中王仲至侍郎據鄜道元注水經
以長舉之鳳凰臺狀如雙闕漢有鳳凰降焉者為正而
偽之臺并斥乎工部恐不得以彼漢瑞正吾周儀也且
異時而二地各以為名庸何傷乎天壤間以鳳凰名臺
者尚多矣何必一之也哉今成州雖不得居仇池山之
勝而西則雞頭山東則雞幘山以屬乎鳳凰山亦國中
富乎山者也雞幘山或名曰龍堂峽鳳凰潭或名曰萬

丈潭若大雲潭杜工部昔日所居之地新祠而奉之者也其於守居為最近守居清心堂之背叢竹之面新有軒乃以濯鳳名之近式乎工部之所居遠本乎周內史之所志則吾州雖小而裕乎鳳翔而集焉者居守可無自菲陋而樂斯志也已宣和四年壬寅二月二十六日乙卯具官嵩山晁說之記

清風詩十韻七首

翰林學士晁迥

仙馭來相慰解顏良會稀病蠲宜養素趣遠欲忘機憊
躁寧無漸延齡或可祈影搖珠箔細聲泛鈿箏微委佩
餘班扇流懽入楚衣陶潛知夢穩韓壽畏香飛氣爽蒼
龍闕涼生白虎闌健資鷄距筆偷撼獸環扉松下琴心
逸江東鱸縷肥宿懷真隱處終約與同歸

翰林學士楊億

素魄離雞舌鳴鳶載錦韜微涼生玉宇餘韻散蘭皋
轉相烏數厨搖翼脯勞渚蘋偏羅靡苑樹更蕭騷五斗

醒初析三年翼自高陶窓時拂衽楚榭正揮毫塵篋悲
鸞扇雲帆戒鷺濤洞庭驚木葉騎省嘆霜毛勢好搏羊
角心終憶蟹螯冷然知有待仙館異吾曹

大理評事秘閣校理劉筠

閭闔重門啟飛廉別館深歎蒸全已却雅興可能任雲
起汾陽駕旌搖楚國心過簫添爽籟拂野蕩層陰夕勁
淮陽桂晨淒越鄂衾登高從落帽晏寢任吹襟珠網疎
難掩銅鑪冷易侵急翻池上葉遙送月前砧舞袖更迴

態歌梁極緒音最憐鵬鶚意瞬息度千岑

太僕少卿直祕閣錢惟演

溽暑迎秋盡涼飈逗曉迴起蘋初淅瀝獵樹更徘徊欲
引長烟素微飄畫燭煤墜桐侵玉井拂柳度章臺已覺
雲幙動還驚月幌開鮫簾移亂影瑤瑟泛餘哀扇掩藏
鸞羽荷傾側露盃正當河左界不待雨東來自好搏垂
翅寧勞起死灰楚宮誰第賦宋玉正多才

翰林學士李宗諤

閒館方迴暑商飈乍應金天高初起籟松澹更宜琴汾
棹傳歌遠班詩託興深東陽仁自布西顙氣還侵太液
翻晴旭靈和亂翠陰丹輕飛燕袂臺迴楚王襟阮嘯經
時歇齊蟬度日吟愁生孤戍角響續莫城砧室靜消雲
縷庭虛轉蕙心賢哉吉甫誦千載有遺音

右諫議大夫薛映

爽氣乘秋至涼飈蕩暑初泠泠含遠籟槭槭動輕裾
翠幙波無際脩篁韻有餘潛驚塞草綠乍拂井梧疎素

髮悲郎將霜紉感婕妤窓光流媚耀簾影亂蟾蜍塵襲青
絲騎香飄紺幃車故宮經馭娑別館度儲胥薄暮來金
埒凌晨上玉除寧同起窮巷眇欲賦愁予

左諫議大夫張秉

何處來蘋末蕭騷盡四隣金莖吹曉露玉宇動輕塵易
水離歌闕齊紉怨曲新泛蘭迷舊澤落帽會佳辰籬菊
飄香遠庭梧墜葉頻帆開五湖客槎去九霄人曲浦鋪
文簟平蕪偃綠茵鴻飛資羽翮鷹擊助精神仙馭歸堪

待琴窓韻更真披襟同楚榭千古自相親

清風軒記

成州守居之東隅有軒曰清風疊嶂前後為之屏几清風無時而不來也嗟夫國中若此名者數千百處而多也而實其稱則惟吾郡也哉何則吾郡漢武都郡之所領也有漢武都太守阿陽李翕伯都竟寧四年之碑在魚竅峽其辭曰民歌德惠穆如清風昔人其本諸此而名斯軒歟它邦安得而與哉其所謂清風者在豈不

在太守之德惠乎且彼為何時李侯者乃能恭其職如
此今當何時為之守者苟不能宣布上恩宜亦媿矣夫
於時清風之生請言其狀予則不能然予祖膏偁而作
之矣屬而和者六人曰楊大年劉中山錢司空李昌武
薛尚書張密學其辭盛行於世著之西崑集今大夫學
士或不得而聞見謹因是軒而刊於石亦古之人藏諸
名山之意也且其唱和墨迹乃不在吾家而藏諸楊氏
無錫卷中今兩浙不幸盜賊兇殘血變江水不保是詩

之能存也未必異日不託此山城深靚無虞而傳焉或
謂諸公之詩曷為此郡而作哉予曰天下之清風一也
風之為物非若雲氣各象其山川人民所積聚而變有
楚雲秦雲之異也蓋天下之清德一也其來居守者或
鞅掌不給或湮鬱無聊或羈旅去國之恨不自勝一攬
諸公之符采自澄其心思俄而穆如之風獵鬢泛襟而
鳳凰之山亦為爾歌吉甫之誦矣以御嘉賓以柔斯民
亦以樂哉詩凡七首如上宣和五年癸卯五月日戊午

朝請大夫知成州軍事嵩山晁說之謹記

發興閣記

唐成州治上祿縣同谷尤僻左杜子美來自三川謂可託死焉未幾吐蕃之禍尤熾子美不得有其居而捨去予始因子美之故居而祠之距祠堂而南還十步有萬丈潭敕利澤廟惜也陋甚白日必待燭入乃能有見且礙眉觸帽使人俯不得仰又復有可歎者蔽其山之美正如居要路而蔽賢掩善忌人出言而寢默之予因正

其神像南向之位抗高納明使青壁之嵯峨磈礧直上
千仞木章竹个皆出以効其峭蒨若一日來自它方者
而仍舊之三楹則稱地形而全民力也廟之東有地可
建小閣以盡山川之勝其南則棧道窈窕抵鳳凰臺望
西崖以極白沙渡實子美入蜀之道也時方惡房琯而
并棄杜子美使終身不復入長安則此道為可恨者也
北而水磴高下相聞如笙鏞如鼓鐘不聞晝夜則邦人
安職樂生之具也遠而岡嶺星耕隴畝棲糧則刺使縣

令之尤所樂焉者也四時異態虎巡鹿守猿猱騰倚以
值僧居清淨之業蓋有不可勝言者彼四方游子假借
須臾之適各隨所語而聞諸遠邇必得顧凱之宗處士
乃可圖畫而詩則絕筆於杜子美矣雖然陶淵明謝康
樂韋蘇州輩復生焉則不能自己於斯也閣今初成予
周覽而惘然自失不覺誦子美萬丈潭之詩曰造幽無
入境發興自我輩一歎而三致意焉則以發興名其閣
復念此州自寶應初沒吐蕃後三置行州初在泥公山

再徙寶井堡卒治同谷得非有待於此閭之建歟時方
構亂也杜子美無以託廬而閱歲逮今承平之久疇人
子孫白首俎豆有終身不入城府者豈不幸哉予將投
劾東歸輒記諸壁間以示來者使知昔人此日良可惜
之所感而不惜登臨之費云宣和六年甲辰三月二十
四日壬申朝請大夫知成州賜紫金魚袋昭德晁說之
記并書

鈍庵新記

臨淄趙子和仁裕少年力學慎言行恐奕世盛德之辱
久不得調恥乎獨善則為黃帝岐伯之學雖克起死而
自謂隘也乃退而為佛學頗聞天台智者之教而歎曰
聖師不可得而見矣願得人師焉人師亦不可得而見
乎顧無經師哉且復歎曰南山之律南宗之律與觀師
之經基師之經若謂其在青齊濟岱間童稚與知也唯
是天台智者之教曾無一人之近緣乎吾庵之銳名不
亦稱乎宣和庚子夏遇嵩山晁說之曰子聞天台智者

之教宜以聞我則謹謝之曰無狀年過五十飄零甬江
遇四明尊者法智諸孫幸而知智於靈山法華會猶見
如初而未散也則釋迦佛不沒而多寶佛塔亦在吾目
前而不沒赫然大光明以照我身亦照子身我之所
及者亦子之所及也子無以鈍自屈且文殊不識妙英
三昧彌勒不識地涌一人善吉茫然以弃鉢身子怖畏
而却花子謂鈍乎利乎華嚴日出建立法界彼鈍根菩
薩乃有般若聞焉而復入乎法界否則待法華乃入

又否則待涅槃乃入子謂利乎鈍乎法華開權顯實而
華嚴般若者皆吾法華之方便也前有無量義以導法
華之言後行觀普賢行法以篤法華之行法華乃從三
請四止示一佛乘大宅以接勢力窮子以誘聲聞藥草
以歸大乘化城之有定繫珠之無定繫珠之集功德醫
予之不集功德皆利吾鈍者也若常不輕菩薩與夫善
根比丘於一切衆生皆強毒之寧鈍而不利世固未嘗
有鈍者也同成一佛也彼維摩行乎非道仁王法性五

陰楞伽不思議熏不思議轉涅槃以衆生為非衆生為
衆生金光明無明故有占察法依妄心分別故有佛藏
示相地持對教圓覺三觀法楞嚴七推心皆不為利根
而興悲也自佛示滅之後得斯旨者曰龍樹菩薩立一
心三觀是謂妙境是謂妙觀由是而有天台教焉即三
而一名之曰止即一而三名之曰觀止觀者定慧寂照
智斷之異名也一切佛法盡於茲矣先是南嶽禪師明
不空如來藏具性具相智者因之開門傾倉行大法施

橫該四教豎徹三境是謂妙圓是謂妙中兼乎楞伽之
變華嚴阿含之造大集楞嚴佛藏之具其要則三種觀
法二種觀境四種三昧得乎觀意證乎觀相其在四三
昧中覺意三昧百千三昧中法華三昧六波羅密中禪
波羅密則去丈就尺去尺就寸者也子根利也請以法
行八句句起觀請修真如觀證心絕三昧鈍則請以信
行入藕絲懸山請脩唯識觀證色寂三昧究觀智者之
十境十乘在陰界入心在煩惱心在病患心其於四念

處則在一念無明心荆溪法師則唯在陰教入妙樂觀
不出五陰輔觀不出微塵一念厥後唯吾四明尊者得
之乃立觀妄心一法而不觀真心就事觀所辨心自華
嚴之頃以入法華之圓知起信之圓適可為吾法華之
別雖或有排之者卒無以加損而久益彰也大抵吾宗
所以永異他宗不容同世並語者其唯三千乎其唯觀
具乎其唯觀心乎唯三千則無法不備本寂三千事變
三千界界三千彼彼三千唯具則性具備具事具理具

造具變具各具互具偏具心攝一切一切攝心唯心則
不知佛法太高不厭衆生法太廣而即一句一字一塵
一沙皆入吾心以成法界於是乎身與心息三者定內
合調眠食二者定外合調而性惡以體之理毒以析之
四運以推之三性以檢之四悉以派之六即以會之以
迷中一念為總而理造事造三千為別或可修或不可
修心次第或不心次第泯絕華嚴之利鈍是即金光明
是即常寂光三千果成咸稱常樂由是四土之儀亦待

吾智者以出也子和乃請書之刻於庵壁以代座右銘
予言無一字出予之私也何憚而不書宣和七年乙巳
二月八日庚申嵩山晁說之記并書

成州同谷縣杜工部祠堂記

自古王侯將相而廟祀者皆乘時奮厲冒敗虎狼死守
以身為天下臨衝或巖廊嚙笑以治易亂即危而安其
在鼎彝之外而人有奉焉否則賢守令真為民之父母
斯民謠頌之不足取其姓以名其子孫久益不能忘則

一郡之邑祠之否則躬德高隱崇仁篤行若節婦孝女
有功於風俗者一鄉一社祠之顧唯老儒士身死喪亂
羈旅流寓呻吟饑寒之餘數百年之後即其故廬而祠
焉如吾同谷之於杜工部者殆未之或有也嗚呼盛矣
哉或曰名高而得之歟曰非也苟不矜實而務名則當
時王維之名出杜之上盖有天子宰相之目且衆方才
李白而多之也是天寶間人物特盛有如高適岑參孟
浩然雲卿崔顥國輔薛據儲光羲綦毋潛元結韋應物

王昌齡常建陶翰秦系嚴維暢當閻防祖詠皇甫冉弟
曾張繼劉昶虛王季友李頎賀蘭進明崔曙王濟張
謂盧象李嶷之詩粲然振耀於世未肯少自屈而入亦
莫敢輕之也非湜籍輩於韓門比然有良玉必有善賈
厚矣韓文公之德吾工部也自是而工部嶷嶷絕去一
代頡頏不可撓屈之士而嶽立矣然猶惜也何庸李白
之抗也昔夫子錄秦詩而不錄楚詩蓋秦有周之遺俗
如玉之人在板屋則傷之也楚則僭周而王矣滄浪之

水既以濯吾纓雖濁忍以濯吾足哉李則楚也亦不得與杜並矣況餘子哉彼元微之讒諂小人也身不知裴度李宗閔之邪正尚何有於李杜之優劣也邪然前乎韓而詩名之重者錢起後有李商隱杜牧張祐晚惟司空圖是五子之詩其源皆出諸杜者也以故杜之獨尊于大夫學士其論不易矣而在本朝王元之學白公楊大年矯之專尚李義山歐陽公又矯楊而歸韓門而梅聖俞則法韋蘓州者也實自王原叔始勤於工部之數

集定著一書懸諸日月矣然孰為真識者靡靡徒以名
得之歟唯知其為人世濟忠義遭時艱難所感者益深
則真識其詩之所以尊而宜夫數百年之後即其流寓
之地而祠之不忘也工部之詩一發諸忠義之誠雖取
以配國風之怨大雅之羣可也或玩其英華而不薦其
實或力索故事之微而自謂有得者不亦負乎祠望鳳
凰臺而臨百丈潭皆公昔日所為詩賦之所也公去此
而汗漫之遊遠矣哉而此邦之人思公因石林之虛徐

溪月之澄濟則尚曰公之故廬今公在是也予嘗北至
廊時觀公三川之居愛之矣而此又其勝也不知成都
浣花之居又何如哉信乎居室可以觀士也已同谷秀
才趙惟恭捐地五畝縣涑水郭慥始立祠而屬予為之
記使來者美其山川而禮其像思其人且知公自其十
有一世之祖恕予而來以忠許國矣則其所感者既遠
人亦遠而莫之能忘與夫王侯將相之祠未知果孰傳
耶其像則本之成都之舊云宣和五年五月己未朝請大

夫知成州晁說之記并書

宋成州淨因院新殿記

佛法自西來至秦鳩摩羅什而大矣什之弟子曰生曰肇曰融曰膺號為關中四聖其後通教則廬山遠公別教則少林達磨玄教則天台智者始若變見於什門之外而卒會歸焉無二無別惟南山律師宣公為能體融之也南山上崦天根下嵫地軸日月萬象生焉語其人則宣公是已其山之迤邐嶠嶂而西者是謂成州之諸

山後之人各以名名之其實南山之列也不知在禹之
西山經為何山歟於是乎襲宣公之遺風而佛剎高下
相望雖督府會郡不是過也州治之所有淨因院者遠
莫知其所自起也而耳目之所及則佛殿修在吾唐長
興四年其得今名在晉天福三年殿初三間歲久而圯
若俄頃摧覆者是院受業比丘廣圓歎曰我雖不得與
乎雨花之席而幸生於法華之後豈不聞佛種從緣起
乎吾之次第緣若在此吾之四衆所緣緣若在此則吾

佛之增上緣在此其易故而新之增楹三為五闢位所嚮之正位必有以加被我者此心既運而語猶未音無遠邇強弱咸願樂布施者汲汲競後先也初曰是役也不三年若四年則不可而乃告成於累月之中山有異材疑有鬼神之守衛而有待者衆願納諸斧斤而巖阻溪拒無可徑術之繇及其首而舉之若一葉然先是此院之東有大梵寺制度業然非此院之比而易為神霄玉清萬壽宮則稱有三大像乃仆臥於它寺寒廡敗席

之下或信因果者慘若疾痛之於躬也廣圓乃建飾於
新殿恍如此世界外東方八萬億淨光莊嚴世界過去諸
佛以無相之法身助今釋伽文佛接導羣迷其感之以
開入者幾何人耶廣圓先為衆披草莽建天寧萬壽寺
續已不貲矣乃復不厭於此則又難也說之世奉真如
法門為此郡守無狀靡有風教錙銖夙夜事惟愧逮
此崇新殿嚴故佛則樂從圓之請以記之庶幾善善為
邦人之勸也宣和五年癸卯十月七日丙戌朝請大夫

知成州賜紫金魚袋嵩山晁說之記并書

成州新修大梵寺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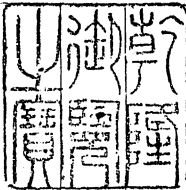
昔王通謂佛西方聖人溫公斥之曰聖人豈有方所邪
蓋大夫學士苟知修正者必期放諸四海而準也以所
地論聖人可乎中國之有佛雖自漢明帝始而傳毅者
果何自以對帝之所夢豈不前有所聞哉漢武帝昆明
池胡人之對向神仙傳之所載哀帝元壽元年受王月
氏王使浮圖之書猶信也但武帝甘泉宮列霍去病所

得休屠王祭天金人與夫張騫使大夏聞有身毒之俗特
其名物未闡明若後來所稱謂云云爾而議者指此教
斷自漢明則淺之其為言也今東有五臺山之文殊西
而峨眉山之普賢南而雁蕩山之羅漢北而鼓山之羅
漢亦自漢明帝而始耶惟以不思議境照不思議心者
可與於此若其精舍以府寺名之亦非天竺之本名蓋
始出於漢有司梓匠之役遂同乎府寺而得名焉初無
禍福奇麗之說也逮梁武帝自知平生惡德有不可

贖者乃殫極民力於土木而適侈心焉顧豈佛之律哉
宜夫達摩面斥其無功德而當時廷臣有正直不阿諛
者亦頗知諫爭豈人人皆與達摩同致也又何必以達
摩為超絕卓異之論乎僕觀洛陽伽藍記見元魏而來
王公將相既得意必作寺宇以相尚否則若有屈於人
者九州四裔之珍隋珠和璧異花怪石畢具矣無幾何
其人既已抵法而所謂危樓傑觀者從而為灰燼瓦礫
則佛言因無常者於是乎著矣雖然亦嘗一日有清淨

士居於茲也則其惡果復生善因矣前日灰燼兵戈之餘往往復出於故地此佛一事必具三世而三世該乎九世以覺世間者博乎其大也傳毅之言梁武之作尚何觀哉成州有仁王院其廢已久不敢億措其所以廢之之因也何為久而未之復興乎其地污瀦榛莽更幾姓而不居有所待也屬者故大梵寺僧法銓念其大梵寺建在唐大中二年今其寺之賜額荷恩厚不毀也乃請於州以仁王之故地復大梵之舊額凡四分律之

所不可闕者謹以創作僕適知州事法銓請文以記之
僕念華嚴之先照高山淨名之始坐佛林般若之從牛
出乳逮乎佛藏之相楞伽之行地持之教必待法華而
成焉維爾詮尚其勉諸宣和六年甲辰三月二十一日
已巳朝請大夫知成州嵩山晁說之記并書



景迂生集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景迂生集卷十七

詳校官庶吉士_臣初喬齡

侍讀_臣孫球覆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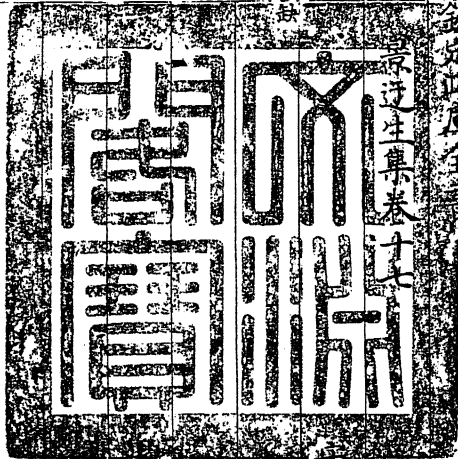
總校官編修_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_臣陳昌齊

謄錄監生_臣程天受

欽定四庫全書

景迂生集卷十七



木

晁說之

撰

新召公之不說類乎無上太甲以不順伊尹而放羣叔

纔有流言而誅啓行孥戮之刑以誓不用命盤庚行剽殄之刑以遷國周人飲酒而死魯人不楨幹而屋誅敢於殄戮而刑足以服人心股肱不喜而有刑以俟之先時不及時而殺無赦為政事之典民或可拂之言或可伏之太史內史可以為君之友而威不可訖老不足敬禍不足畏凶德不足忌其政之苛至於屬婦紛不可槩予竊懼焉於是稽考古文錯綜殘編博於詁訓謹諸時而明其本為之作傳顧惟此經秦火煨燼之後孔壁朽

折之餘孔安國初以隸篆推科斗既而古今文字錯出
東京劉陶乃取正於杜林而傳至唐古體隸篆勢彌不
能一明皇帝雅所不好詔學士衛苞悉以今文易之其
去本幾何其遠矣今之學者盡信不疑殆如手授於洙
泗間不亦惑歟安國分堯典為舜典分臯陶謨為益稷
以立政先乎周官無逸後乎多士謂旅葵為武王之史
其失著矣曾未之省也高宗彤日盤庚微子非全經洛
誥之史叙存於康詔而召公之年見於洛誥泯亂隱晦

尚復有省之者耶惟是武成頗有為之次第者而武王
在商之行事叙於歸豐之後抑亦可歟潰潰然率多牽
合有幽都而有明都既命哲則命愚於成周說洛邑事
雖曰窮經而類侮聖人之言者好古之君子其亦有感
於觚牘之殘歟彼愚顏閔不沒游夏更生者良有以哉
其如文詞明白無勞訓解或先儒已得於傳一作之傳已善不
必枝葉與夫脫簡殘譌徒穿鑿云爾者咸悉置之紹聖
丙子冬十有二月望日嵩山晁說之序

易玄星紀譜後序

說之在嵩山得溫公太玄集解讀之益知揚子雲初為文王易而作玄姑脫基於高辛及太初二歷此二歷之斗分強弱不可下通於今亦無足議溫公又本諸太初歷而作玄歷其用意加勤矣然簡畧難明繼而得康節先生玄圖布星辰辨氣候分晝夜而易玄相參於中為極悉矣復患其傳焉駢委易亂歲月斯久莫知其躅手欲釋而意不置乃朝算夜思取易與圖合而譜之於是

知子雲以首準卦非出於其私意盖有氣候為之機括
不得不然古今諸儒之失則多矣如羨準小過而以準
臨則失之是時水澤腹堅已終於臨上六而小過初六
用事矣或者以羨準解尤非是夷準豫而以準大壯則
失之是時始電終於大壯上六而豫初六用事矣應準
咸而非離沈準觀而非兌惟震離兌坎是為四正卦易
所不用則玄亦無所準矣且玄既不準坎離而獨準離
兌耶永準同人而非恒先此涼風至常以準恒繼之以

白露降度乃準節今永當寒蟬鳴則準同人豈可汨亂
後先乃復準恒於後邪疑準賁而非巽蓋鴻雁來而翕
準巽玄鳥歸而聚準萃羣鳥養羞而積準大蓄雷乃收
聲而飾準賁矣疑當蟄蟲坏戶則又可汨亂後先乃復
準巽邪或者以疑準震尤非是此難與諸家口舌辨而
按譜以視之則彼自屈矣此譜之所以作也睽準乾而
在地中則無當於乾沈準觀而在人中則無當于觀守
再準否而無當於否馴準坤而星窮候盡則無當于坤

將準未濟而析木之已終星紀之未建則火不能降以濟水水不能升以濟火此玄又以明易之陰陽進退盈虛之幾者也惟坤既無當于卦則亦無當於爻以示為用者八十而一則虛也虛一者即虛五也易天地五十五之數與夫大衍四十九之數復七日之數其所以虛而無用者坤以藏之也陰虛無用而運行無疆陽則終始變化而不息故疆準乾而為冬至之終辟又再準乾而為夏至之始與馴之準坤者不同也易乾坤之闢闔

乃著易以顯中孚為一氣玄則始之於中終之於養通而候之則養退乎一日中進乎一日易之歲功乃建中先乎周以明中孚之生復迎先乎遇以明咸之生姤易之月紀乃正易三百八十四爻以直日而夜藏其用玄七百二十九贊則各分晝夜而用事易之日法乃全曰中曰更曰減是謂三玄而三易之相盪乃不誣凡此之類若玄之異乎易者而於易極深研幾之功則大矣如養為陽而中不為陰姤為金而羨不為土之類則又若

玄之自相詭異者然變化之微於是乎在學者按譜以視之則皆了然矣圖歷所用斗分自有強弱不能同并古今諸家異同之說悉以著之學者可自考焉顧僕之愚何足以與此然用意專而私竊好之以俟將來之知易者嗚呼苟不明乎易則亦無以玄為而不通乎玄者則又乃徒為易也可不勉諸今之學者知尚其辭耳而莫知其辭之所自來寧顧此耶或曰歐陽公不讀玄而作易傳何如曰予非歐陽公奈何大觀四年庚寅十有一

月庚寅甬江官舍嵩山晁說之序

京氏易式序

說之元祐戊辰歲仲冬在兗州初學京氏易乃據其傳
為式以便其私何敢示人其後江淮間有好事者頗傳
去今三十年矣既校正其傳而前日之式亦不得不修
定也惟是其已出者殆未容改過奈何益知昔人自期
死而後傳其所著之書其用意深矣嗟夫按式以求傳
因傳以明易可不敬諸政和六年丙申閏正月三日戊

成嵩陽晁說之序

太極傳後序

僕年二十有四偶脫去科舉事業決意為五經之學不專為一家章句也是時王氏之說列於學官者既尊而又日有新說至自金陵學者恥其得之後也從而士子又務為新異之說寒士非其黨與者莫能嚮邇以一言也僕恨焉豈無古人之師乎果於易得孟喜京房鄭康成虞翻關子明之徒使小王之說不得一日容也雖然

因是數家異乎王氏則有之其於聖人制作之本意又不知果否合否如何逮紹聖戊寅邂逅洛陽楊老朝散賢寶語及易而異之良非僕平生所嘗聞之之言也懇從楊老有求乃得康節先生自為易圖二雖輪輻具存而楊行年將七十中風語音清濁不端無由詰問二三年少在旁雜以其哂笑僕獨敬楊之老而尊其圖謂必可入也楊且指乾坤坎離四卦為僕言曰得是四卦則見伏羲之易矣而文王之易在其中也越明日如迷入

識歸路有感於二圖可指循環無方體也楊老曰吾昏病而忘之已久今日因子之言則如初授此圖時也自是入洛與先生之子伯溫遊得先生之遺編殘藁寶而藏之服勤不知晝夜二十年間輒作易傳四種名曰商瞿傳示其有師也無何靖康元年丙午冬金人長驅至南京所為商瞿傳者與平生衣冠五世圖書悉以灰燼既而避難高郵從親朋之請追作易傳數帙未有條理建炎二年戊申正月真州又遭離亂而高郵之傳又復

灰燼是時老病之軀得存於灰燼之外者幸也乃避地
海陵病能飲食而於易則曰不能可乎益為親朋以追
作起是年四月十八日辛未訖七月一日癸未凡用七
十二日草藁具或忘其舊或得厥新凡六卷名之曰太
極傳又有外傳一卷因說一卷備為易一家之書後有
好古識變之君子恐未必以僕言為妄作也嗚呼吾道
其亦艱哉八月二十五日海陵旅次嵩陽景迂生晁說
之記年七十

止觀妙境辨正序

予自洛鄭間至四明聞天台之教而喜之一過延慶明
智講主立公之論辯而疑未幾傾心願從事焉然其書
萬千言浩然若巨浸之波濤難為舳艫之功雖有頭數
義目而森然如上穹之萬象孰為盈縮伏留私竊病之
明智曰是何憂思之過哉吾祖以一藥愈萬病一句析
羣言厲疴立成玉雪之膚而鼓簧悉叶清商之律其唯
十章乎十章亦夥矣又乃闢而為十境十境遠矣運而

為十乘十乘或其勞矣安而為觀不思識一境惟是智者之一境荆溪因文字而示三境惜乎晚出好譁或執為語見而蕩為義路區區晝夜分文析字正墮多鹽少豉之譏予每聞其言欲以筆墨記之內顧未究其學不敢自誣頗疑明智有所著之書問焉笑不復答久之乃見摩阿止觀妙境辨正一編於其學徒伏讀累日乃歎其既妙於講論又善乎著述不矜不耀之為難也余之知若人者甚微其所不知者尚多也哉乃責其學徒曰

若輩得珍羞而閉門不以飽滿衆人歟乃請予序而刊
諸板顧予何知焉竊因是書將忘智者之一寧論荆溪
之三哉蓋一源為觀不思議境而派之為三曰性德修
德化他學者當守一源而澄清乎抑亦浮其派而泛濫
乎且其一云者不得已而指之也又從而三焉果不得
已乎抑亦可以已而不已乎荆溪之義例又於是境立
五例四意學者何為獨謹此三而慢五焉與四乎果從
荆溪之篤論乎抑亦因文字而不得已乎請以荆溪之

語語乎荆溪不曰性脩不二乎孰謂荆溪而自矛盾乎
要當師智者一人觀不思議一境是乃為辨正云爾宜
先之以智者及荆溪之書次以廣智及正公義公之諸
說終之以辨正使學者得以考焉政和元年辛卯十一
月癸未嵩山晁說之序

仁王護國般若經疏序

陳隋間天台智者遠稟龍樹立一大教九傳而至荆溪
荆溪復又九傳而至新羅法融傳理應理應傳瑛純皆

新羅人以故此教本於日本而海外盛矣屬中原喪亂典籍蕩滅雖此教是為不可亡者亦難乎其存也然果日將出而曉霞先升真人應運而文明自見方我有宋之初此教乃漸航海入吳越今世所傳三大部之類是也然尚有留而不至與夫至而非其本真者仁王經疏先至有二本衆咸斥為偽昔法智既納日本信禪師所寄辟支佛髮答其所問二十義乃求其所謂仁王經疏信即授諸海舶無何中流大風驚濤舶人念無以息龍

罷之怒遽投斯疏以慰之法智乃求強記者二僧詣信
使誦以歸而二僧死於日本至元豐初海賈乃持今仁
王經疏三卷來四明於是老僧如恂因緣得之其文顯
而旨微言約而意廣以秦譯為本義勢似觀心論疏實
章安所記智者之說也恂道孤而寡偶學古而難知食
貧而力不足無以為此經毫髮之重每指而嘆曰其來
晚而一有學字艱如此寧封野馬而飽蠹魚不能下几案以
視人嗚呼此疏曾不得輩行於三大部中而匿光瘞彩

猶若海外之遠歟。恂今年七十有六歲，乃一日抱之而泣，曰：「殆將與吾俱滅耶？」吾前日之志，非也。過嵩山，晁說之曰：「易不為我序，而流通之說，之顧何足以與此？」亦嘗有言曰：「智者若生齊梁之前，則達磨不復西來矣。」盡法性為止觀，而源流釋迦之道，囊橐達磨之旨，今方盛於越中。異日會當周於天下，豈獨是書之不可掩哉？顧予老不及見之，為恨。姑序其所自云爾。政和二年壬辰四月癸卯朝，請郎飛騎尉賜緋魚袋晁說之序。

不二門指歸序

天台之教著明於法智而法智晚出高弟曰南屏臻臻
在熙寧中尚無恙予時隨侍杭州與羣兒輩遊南屏而
不知有臻也逮今將四十年白髮飄零宦遊明州遇臻
之高弟如恂始知有臻而恨前日未嘗遊南屏也年少
不知好而老大自傷者可勝言哉恂今年七十有六歲
矣志剛而氣明議論慷慨不少下人特推功於其師每
喜道其當時從學艱勤之狀且不諱其呵斥誨責之言

得非有志者篤而所得者深歟璫之善固使人不能忘
愈久而益親耶今予將西去恂乃出南屏門人所記不
二門指歸一篇曰久不以示人宜為序以布露之序雖
不足與知頗喜璫得名既高而茲又以副其名慰後生
之望予亦恍然如前日與璫接而不復恨矣因念四方
遊客臨浙江至南屏者不乏人而能知璫者伊何人哉
實待此書發之歟彼為天台之學者尚何言耶輒書其
所感而序之云爾政和二年壬辰五月癸亥嵩山晁說

之序

紀贈法智詩序

今天台教觀之徒稱四明尊者追配古人其言為國中
之法也可謂盛矣說之自北方來聞而異之究其名氏
是謂法智禮公於是乎矍然加歎曰此我高祖文元公
與楊文公之所稱者歟我雖昧於天台之學未讀法智
所著之書而固已得其人矣既而法智世孫明智立公
示以高僧簡長等紀贈詩二十三首曰吾祖法智得名

凜然至今者蓋有所自矣當是時翰林主人晁公楊公
所貽之文既已流傳矣其輦行中聲名人篇章之美又
如何哉然是詩吾與法智初不自有之乃落於杭州武
公不知其歷幾歲凡傳幾何人然亦復還歸於法智之
舊室亦可歎矣將移於石欲得以序之說之以為法智
遠處身於東海之陂而名聲振耀於京師既久而彌隆
其頌德辭翰散而復合亦可以為修德之勸也後有覽
者所感可勝言哉嗚呼景德祥符之風此亦非其躅歟

政和元年十月庚申具位晁說之序

韓文忠富公奏議集序

韓文忠富公之孫曰直柔問說之曰古今諸公奏議必有序焉何也曰古今諸公之奏議無待序以顯而序所以尊乎奏議也如樂作磬玉未振而柷木先之直柔曰吾文忠奏議之序願有請於子說之於是悚慄失據莫敢為言而直柔請益堅乃謝之曰命為他文或敢而序韓文忠之奏議則孰敢以是一語逡巡十年直柔既以

其奏議十有三卷歸說之又寵之以名人所傳公全身之像使讀其書想其人庶幾乎體物不遺也已說之每置公之像室中如左珩右璜以承大祭無端之心不敢以發既久乃齋戒而為序曰上帝降靈之生公也實左右我國家治隆甚盛之際古之所謂社稷之臣者哉或撥亂以創業或扶危以中興而公乃與之埒者何耶蓋抱王佐之畧者不必當楚漢之厄懷文明之德者無待躬洙泗之游譬如天之有斗有漢森回在上曷知其所以

然哉公實左右我國家治隆甚盛之際也然其功高績著謗讒出入者不一而任大圖求又復異同艱難之多也天其或者以此示天下之才而聳天下之善使公為之表歟姑循其迹而言之人孰不仰公使敵之功上乃拜公樞密副使而公力辭之不肯拜至和之末請立皇嗣之功彼天下之人或未之聞也公於褒進司徒則一命而不辭使敵之功公既恥以受賞且終身未嘗一出諸口而青州救災之功則公平居喜為人道之慶厯間

石介固以方夔契矣公事它人宜何有而嚴事王沂公
慕歎之至死不衰公之知人薦士有至將相者矣晚於
青州得一老儒生劉槩薦於朝則歎息欣喜若平生未
嘗得士者嗚呼公之所以自處也遠矣豈觀之所覲而
聞者可聽歟則是書之所載可以論聞見之功而非聞
見之所及者莫得而載也且公於仁宗時言猶雨露也
隕而為天下澤其在英宗時言猶海潮也震天地轉山
石孰不骨駭膽逝而敢抗之歟其在神宗時言猶鳳鳴

也律呂於九霄之上而餘音千里之遠至於百世之後猶有遺歎焉英宗一日因公進除目而震怒響滿一殿擲除目榻下公慨然搢笏拾除目執之進曰前日陛下在藩邸時喜怒猶不可妄況今即天子位竊以天子亦有怒焉出九師以代四夷否則陳斧鉞以誅大臣今日陛下之怒不過常事除目也必以臣等有大過惡可怒者何不斬臣以謝天下英宗為之霽色溫言公進說猶久之不已是則海潮不足諭也神宗即位之初想見公

顏色制異禮以處之上見公首及邊事言條目頗多公
曰陛下臨御未久臣愚以為首當推恩惠布德澤且二
十年未可道著用兵二字若干戈一興上貽聖憂下竭
民力願首先留意邊事萬一戎狄渝盟人神共怒為應
敵之計可也上問所先當如何公曰阜安寓內為先上
曰大臣須盡忠節無隱情公曰臣一人之忠無益也須
是天下守官皆盡忠則治矣今兩府大臣猶有不得竭
其所知者唯事目前常事況在遠臣小臣且治道至簡

易徒為繁勞何補公又曰聞近日守道者多不得安希
進者往往得志願陛下精別流品無使忠邪溷淆小人
漸進此繫治之大者公又曰陛下好用人伺察内外事
臣恐賞及奸憊罰及善良矣此大繫天下休戚不可不
慎公又曰内外事多陛下親批事事皆中亦非為君之
道況事有不中咎將誰執必至請屬交走貨賂公行此
致亂之道何太平之敢望公又曰近日事漸有更張此
必小人之獻說也小人唯喜動作生事若朝廷守靜則

事有常法小人何所希望願深省察無致後悔公又曰天下財用不充執事者必多經畫唯省不急之務則無不足之慮百姓無暴斂之苦公又曰先帝自藩邸入繼大統唯納諫一事上類祖宗今陛下奈何負先帝耶上有不世之度每却大臣紛更之說則曰富某手疏又將至老臣無所告訴唯是仰屋竊歎是公之斯言頻為上發也不猶九霄鳴鳳之祥耶若其雨露之澤天下者可勝言哉說之品下質薄不足以議公之彷彿竊以其所

聞著之增是書之功尙期後之人因是而得公也歟宣
和元年己亥十一月四日丙午朝散大夫提點南京鴻
慶宮嵩陽晁說之序

崇福集序

曾內翰子開為說之言異時大夫學士以西京石氏比
晁氏今晁氏乃以文章稱何也說之退而伏念我家之
前文有作也得時其在廊廟在北門左西掖在東觀國
人譽之是為國中之士棣棣然於私門何有譬如貴大

裘者不珍豹祛也其後子孫坎壈失職而流離飢餓者
有之或發為淒涼苦辛之言則人以為怨否則慷慨涇渭
之言而人以為謗於斯怨謗之間諠然得名蓋可懼而
不可樂也譬如矜豹祛者寧識大裘之陟降哉先人新
鄭公之第三子詠之之道實窮而以文華稱者如或使
其不失世職則楊文公稱吾文元公深得代言之體而
謂河宗新祠碑自唐中葉之後未覩斯作者今復有一
楊文公為斯人以擊節也吾文莊公在翰苑一夕當將

相五制國史稱其褒戒各得所宜嗟爾後之人徒有才
思健於湧泉也耶皇祐中吾金紫公自秘閣出知懷州
宋景文公賦詩送行云讀盡黃香未見書今斯人抱簡
於管庫之中而勤呻吟於岐路之際為可惜哉治平初
吾新鄭公以秘書丞知河間縣溫公送行詩稱文元公
名德為人物之師以丹穴况吾家恨新鄭公羽毛短而
文采奇也若為今日而興歎則又如何哉其孤公邁公
昂公逸相與涕泣而言曰不死徒讀祭禮也不若收拾

吾父之遺藁次第之雖不足以盡吾父之奇亦庶幾使
來者感歎有屬也是豈為不壽而誰與窮者既而得十
六類三十五卷乞說之為之序說之曰尚忍序汝父之
文哉不得已上以道世德而下以勉汝曹云政和七年
丁酉十二月己卯東里曾省堂序

文林啓秀序

說之曾大父文莊公少因文元公而行輩高與一時文
士周缺安知有刑名學而糾察刑獄判審刑院知開封

府振疑奮滯如獄具中不得死者十人而法不勝情伏重罪者一二人其為學士也一夕行王章惠陳文思張鄧公章鄒公盛文肅公五將相制不廢麻卷三鼓之限而先對災異者久之以手詔使陝西折夏英公韓魏公范文正公尹師魯田宣簡公之謀遂叅知政事上專以西事委之公盡瘁匪躬知無不言罷夏英公陳恭公經畧招討使分秦鳳涇原環慶鄜延為四路訖今不可改公陳邊策於昊賊未叛之前而卒如公策其招納昊賊

之時公薨矣悲哉公以家族保范文正公擅遺吳賊書
無它明劉平石元孫戰歿非降賊獲褒贈辯宋莒公鄭
文肅葉道卿龍圖閣直學士吳安道非朋黨不以罪貶
則公之姿度閎遠早擅巖廊之望焉者於是乎稱也然
公於學則微悉密緻與癯儒等嘗以文選續文選藝文
類聚初學記文苑英華南北朝洎隋唐人之文集美字
粹語分百七十有四門十卷名之曰文林啓秀玩之發
人藻思目無遺物動涉芳塵如遊玉田芝房其名曰啓

秀宜也昔嵇叔夜喜音韻學謝康樂疲於譯梵字顏魯公老於韻海皆天下雄偉超傑之資而謹小德繩墨不屑也吾曾大父何疑焉嗟乎今之文務為高論以揚子雲雕蟲篆刻籍口而心不知衛武公切磋琢磨者何事其體物曲成則又何如哉說之何知敢序之藏于家宣和四年十一月十一日乙丑朝請大夫知成州晁說之序

趙懿簡春秋序

夫子自謂三十而立之後十年乃不惑實自志學之後

二十年也嗟乎學而不惑之難如此同知樞密院懿簡
趙公沒身於春秋著春秋經解十卷約而喻簡而達顧
杜氏啖趙諸儒之例而病之作春秋例義二十卷問者
曰孰病曰病前人有例而無義也曰孰謂義曰義正者
為正例猶嶽鎮之不可移也義變者為變例則滄海之
涵泳而靡常也俟其比偶其類右志而左物又如九野
之博而實其理衆星之繁而麗乎文則約且簡者得以
窺聖人之志也自啖趙謂公穀守經左氏通史之後學

者待左氏如古史記美文章紛華而玩之不復語經於斯矣公獨於經先之左氏而不合則求之公穀又不合則求之啖趙陸氏而遠獨及於董仲舒近在本朝諸儒則獨與孫明復辯其好而無黨惡而無欲毅然不惑於名高者也黯然不惑於衆而自信者也公未著書之前有名世大儒為矯枉之論曰隱非讓盾止實弑國中勇聞而鄉風莫敢少異公獨嘆曰予豈溺於三傳者其如春秋重志而察微何信簡編而疑師授專耳目而忽志

意最學者之災也隱雖非賢君而讓國之志不可誣也
盾非州吁止非般則非實弑而加弑以篤為人臣為人
子者萬世之忠孝衆人之疑可也孰謂君子而疑諸如
此之言則春秋開卷平讀而小子得之矣何為子貢閔
子騫公肩子曾子子石之徒惑焉學者徒知游夏不能
措一字也已嗚呼公之於春秋篤好而勤力矣公早以
濮議名重於天下其後論新法間居終南之下者十餘
年晚由溫公之言起廢不三年遂與樞務皆以春秋之

學著之行事而未嘗以所學一出於口又何難耶世之人徒知公之立朝而莫知公之所以然者積學於躬有在於此也公不究所蘊而薨於位大夫學士悲之而幸此書之存焉爾也說之元祐中以婚姻之故辱公賜之話言繆已竊為春秋學矣而不能公之問雖嘗畧覩公之書而未之好也逮今三十餘年始知好公之書而歎息涕泗有不可贖之悔則姑從其諸孫而序之以補墓銘隧碑之所遺云宣和五年癸卯五月甲寅朝請大夫

知成州晁說之序

威德軍節度使嘉國公詩集序

竊以藝祖受天丕命臣妾萬方干戈不試太宗仁宗尚
文崇儒不待浸昌蕩然百年鯨鯢一日悉儀孔鸞天下
純歸王道大夫學士恥言財利而識廉恥矧在宗室子
孫冠婚車服飲食纖悉畢仰縣官殆不知其貨利於我
何為者禮義積而文章出矣蓋不知有一經之士而備
五經名目尚書始或盡瘁於所難而遠究科斗古文篆

籀從上之好而學虞永興書往往逼金石其飛白則衆
且盡善矣是豈出於它哉不强以法度不冒以官職人
得日竭其聰明優游於所好也上以歲時錫宴廣內用
家人禮笑語盡醉即席賦詩罰其未成者於時法度莫
我阻而亦弗官之吾榮也不知何事此風頓息宗子翹
然陋昔之人其言則高矣有能不外慕不近名兀兀若
終身無恨者其惟令峻乎景升為人孝友恭敬無他好
而唯學之嗜忘寒暑晝夜疾病也居有高樓程課不下

手抄卷軸戢戢笋束不知幾十百之多也每見而靳之
曰少年舉子而發憤白首腐儒欲罷而不能其在王孫
何有抑可以觀祖宗之遺澤乎間取古今法書圖畫自
娛樂曰彼之所得亦吾所能也吾志之鼓吹有詩存焉
吾詩之丹青有畫存焉以故其詩閒而有風不勤意而
趣遠若願而無所求余每謂前不親炙於梅聖俞後不
曲從於黃魯直他人未易景升之識也予交景升父子
之間自予抱病逃難遠旅海陵因其丹青而益愛其詩

不鼓以吹而忘吾干戈垂死之厄爽然自位於昇平之時也子子笈請予題於編首其可辭之建炎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汝南主客文集序

士有有其實而名不與之俱或得名一切而違其實方以恥我乃欲與我榮諸此人君當宁日以求士而左右大臣蔽之之術也或有千百而一自達於人主前者不蔽之則忌之幸得逃罪譴者鮮矣無曰此細事也實世

之治亂興亡繫焉說之從世父新知蔡州故尚書主客郎中生知所學少有辭賦聲名出諸生上其仕既久矣大臣方平居無心於除吏時每見公曰詔刊七史公也且復嘆曰禮樂終梁絕文章過魏殘真是絕唱是公禮部優等奏名時所賦詩也公釋褐以甲科為常州司理參軍時知州事陳公襄四先生之一也肇興學校躬橫經為諸生以講勤甚而王平甫以布衣專主說書有霍漢英李公弼豪英不特為東南之秀也且以頭角諸生

數百人公有職事在學校諸生從公有聞見服膺無異
辭嗟夫公少仕以文學著也如此逮公三年免喪之後
始有新學而先王之經亦以新名之公自傷焉乃為青
州壽光縣主簿或不以簿書勾考待公者幾希時清獻
趙公帥青公獨嘆曰吾不得於薄而得於厚矣清獻公
初入境時薦公為州教授時相滋不喜曰趙閱道以為
文學士也公自茲久於麤官而甘心焉亦絕口不為人
道簡編中一字居無幾何上念高麗表章美可觀詔掌

高麗書狀者慎其選無自屈宰相謂公可乃奉詔於是公復以文學稱或謂公是行也有母老可辭而公白相府曰幸與高麗國王並通閨籍顧書狀官禮數如何非不榮斯賞格懋蓋前未有以朝臣職是行焉者公乃復與刀筆吏遊而錢穀得意少年謂公易與也公出有使節郡符入而閒居掛冠默以文章事付諸後進意若諱其少時所能者茫然自不省平生藁草嘗有無也公季子謙之年十有三歲竊有志焉如人適嗜好而勤收

拾無遠邇唯恐公一字留落也乃得公詩若干雜文論
表章若干定著為若干卷以待後之覽者泰山或有不
見者而若為萬國之尊則自若也東坡為兵部尚書公
丞太僕以事謁省部時天寒甚東坡命酒手以觴公公
色動若不自安東坡歎曰何姬公三十年時今樂府辭
盛於諸公聞竊與遊焉孰謂公嗟咤至是乎公與豫章
黃魯直同旅而唱和多矣齊魯彼此者果孰為篤論也
公於一世交遊真得泛焉而親焉者以有德歸范彝叟

而心向之餘則寧輕富貴而不忌語言以軒輊一坐若無人者難謂公以他人並范也公之不媿屋漏則然矣而於屋漏有媿者果足以知之乎惟知公於士涇渭源委湛如不可蕩漾然後知公之文先河後海云謙之與說之同避地海陵偶兵火未服兩驂時難忘五世承平圖書之好乃請說之序公見存之集何以辭公諱端仁字堯民末得知蔡州未果行以疾卒謹題其集曰汝南主客集建炎二年戊申九月十六日從侄具官說之謹

序

盧沃字子獻序

四明盧沃少字天啓長為古學所志簡易忽歎曰古之人
名若隱而顯其字抑而不侈孔門弟子如何我豈不
媿諸乃請更字於嵩山晁說之說之謝曰子窮無以飽
妻子朝夕而寒不敢辭作為文章數百千軸而寫無紙
筆意欲領畧上極太史公之所不載下盡歐陽公之所
遺使經緯不相雜揉視彼父康成而兄子慎者欲唾

而奴之尙誰可與朋儕孰不能一官而徬徨十年無路以進今幸得試禮部冒霜雪絕江淮辛苦數千里之塗書一束外艱得一錢乃無世俗覬覦之色而思古人之似耶甚哉子之進矣子謂高宗傳說啓心沃心之事豈有異哉是君之所宜望於其臣者而所職當然也為人臣而苟知所職則有無不言矣學者誤談信而後諫相率為容身持祿之計不知所謂信耶若彼孟子所謂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者孟子周流不遇疾憤羣小在

位一時之言身無自恕曰我欲獻忠如非大人何不過
時有難易子如與房杜王魏為僚事太宗則進說何難
或不幸而同諸鄴侯宣公區區凱切德宗斯誠艱矣然
又有難者我藝祖謂人君以納諫為美何如自不為
非不勞臣下諫諍當是之時雖趙韓王無謀謨之迹誅
盧絳而諸將征伐愈武不用楊徽之而羣臣德業益厲
子之獻納於斯時弗益艱歟子仕矣願且勉諸無謂傳
巖一老曰能敢字子曰子獻政和元年辛巳十一月辛

丑序

周元仲字序

為劉向之學說靈臺之詩曰靈善曰積而為靈雖然文王之臺沼與園非文王自名之也而名之者誰歟賈誼謂文王於斯民愛敬之至也誼與向為齊魯韓三家詩固不與今毛傳同也凡為神靈之說者自毛公始歟有元有會有運有世是乃律歷之所肇易春秋之所歸上古而來千萬億歲不必乎人之聞今日而往千萬億歲

不待乎吾之見瞭然指諸掌而不遺者吾康節先生主
斯學也泰州周靈運請字於予以一字表其名曰元豈
不曰元者善之長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乎元仲孤立
少知所尚雅好北方之學其當勉於斯歟宣和庚子冬
至後二日辛酉嵩山晁說之序

陳鍵字子感序

陳延儒名其子曰鍵是子思肖其名來乞字於族舅晁
伯以父曰君子自重則威以毛髮之身獨立於四海九

收之上及其務學也徒步千里從歸灑掃應對為作都
養不忌不憚曰吾將無所不學矣太史公於晏子願執
鞭吾夫子之御則未嘗人其人也舅學易知其所以然
者乎予應之曰心思不萌而寂然不動一身為天
下之大鍵也無物以感我而無物而不感宇宙豁如也
鬼神昭如也前日之鍵今日之通也字汝曰子感汝勉
之建炎元年十有二月二十九日真州江岸序

周與可字景夏序

海陵周與可字從之問嵩山晁說之求易其字曰我於
茲未安也曰子未安子夏之論交乎噫子夏之論交當
時見隘於子張今日為東坡先生玉石之亦不幸歟謹
稽諸夫子主忠信毋友不如己之言而得師於三人行
之中好惡惟鄉人之道義而是非之則其與可而拒不
可者非子夏之言也實本諸夫子之道也蓋言有近乎
尤而卒無所戾者子夏之言是也言有聽之若可喜而
究之亦無以異乎前人者子張之言是也尊賢而容衆

嘉善而矜不能賢則於人無不容不賢則不足以自容
一已亦徒異乎子夏云爾若是時子夏與子張面辯以
一言則千載好憎門闌不分矣東坡先生於子夏取其
與不取其拒惟子張之是不知不能者受我之矜焉則內
媿而去者不少矣其拒斯人也亦不淺矣敢字子曰景
夏復古也易同人初九同人于門无咎子夏以之上九同人
于郊无悔子張以之大有九四匪其彭无咎子夏以之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子張以之其所以安身崇

德而无咎者實不甚相遠也其在後世而敝則子張者
公孫弘也子夏則汲黯也子純明而自信不妄與人交
必知所擇焉建炎二年戊申七月十七日旅舍序

觀弟字盥道序

觀之弟字盥道予語之曰全乎觀而知觀乎我以觀物
物以觀我二者或與或求而觀之義成矣猶之臨也我
以臨人人復來臨我或與或求而臨之義成矣卦各專
一義未有如臨觀同一義而異用者也汝欲全乎觀之

義其惟盟而不薦乎我以盟觀人人不待吾薦而觀之
則吾以神道設教而不吾難省方觀民設教而不吾勞
今字汝曰盟道汝知臨觀獨以兩卦成一義乎臨之二
陽自乎復之一陽初成于天下之至安也體易之君
子則危之曰至于八月有凶可保天下自臨而泰也二
陽一交而觀始于上五變而觀終乎上二陽窮極而將
否天下之至危也體易之君子則安之明吾易乎危而
傾易之道獨以神道設教而教行於宗廟之中曰盟而

不薦有孚顯若天下不復否矣汝知我以盥觀人人不待吾薦而觀之乎非不薦也不待吾之薦而先有得於吾之盥也觀吾之盥而得之者不必待乎吾之薦而可以語幾也知幾則知神而吾之神道可以設教矣盥而玉瓚大珪薦而玉豆雕簋二者一廢則宗廟之中教而不設矣王者亦將無以保宗廟而宗廟不祀矣非特薦之不觀而盥亦莫吾觀也有觀而無教則何貴乎觀教之不設而有觀則何貴乎觀或曰誠而不物或曰內心

之絕外心皆莊老荒唐不設教之弊也汝其遠而斥之
觀之為卦是為巽之一也二陽一於上而所事下求於
四陰不安其所觀惟君子為能无咎是謂坤之四也四
陰盛於上而有與乎二陽人人各安其所觀其進而上
者為王國之賓選過乎南極而首乎奎遠乎雲漢歲星
不沴鎮星而俱順窮於北極而中乎危雲漸降將及於
地鎮星不沴於歲星而俱順固多危矣天地之道俱危
如此則天下之道安得而不危然上下順而安天下之

危者君子不敢尸之而稱先王其設教不自乎朝廷而
本諸宗廟則以天下之至危而成天下之至安者其惟
一日之盥乎汝之于德當如何

送屈用誠序

屈鼎畫山水當時與范寬齊名其後范之名日盛而屈
或不得與良可嘆也哉范之筆天兀而易識學者自謂
易為范也屈則沉毅橫恣幾絕來學之路非篤志老於
是者鮮不忽諸如紀真黃懷玉商訓輩皆學范而大得

名者未知有一人稱屈之徒也惟自其家子孫自致身于遺蹤間而珍之不肯少貶于衆好也孫用誠者得其法為多老矣衣食貧所躓每為人作其老阿父畫遇十人而九不顧用誠曰奈何要當療飢寒於速售者無如許家父近之為許道寧云爾劣為許家父畫示一人則十百人爭賞之恐不得用誠歎曰吾雖飽於許家父暖於許家父其如吾志之飢且寒何復恐地下無以見吾老阿父之面目也以故棲棲岐山下東未嘗至咸陽寧論

京師貴人之媚哉予前年道扶風偶見用誠之屏障而
多之力致於同谷初為予作畫乃是許家父也予斥
之曰老處士非翁雲屈郎之孫也乃瞿然亟作其老阿
父八幅而告歸予勉之曰爾祖卒年九十有四歲未死
前數日猶畫不已爾年方七十歲未宜自怠也古今學
士大夫或遇不遇於一時而遺恨於無窮者正如爾祖
與范之盛衰也畫知有吳而不知有張書知有王而不
知有鍾儒生持子書而不讀孝經可勝道哉歲暮冰雪

用誠復徒步還岐山下予函序以送之可為我示令君
呂二十一郎是一門四相家必有以感於予之言宣和
癸卯十二月三日嵩山晁說之序

送王性之序

酸棗先生五世孫銍字性之晚相遇于睢陽方歛遽以
別且祝之曰子於茲無留也行子之志如古之人惡山
不深而林不密也南山北山之外又有南北而無垠至
於上援北斗而下酌桂漿徜徉其身如何哉肯少自窘

束而辱於人邪又明日來告行則執之曰子無往也古
之人升車命僕將馳四荒而下堂見蠆出門觸螽巷有
蚰蜒邑多螳螂自大雅之君子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固
已然矣子姑坐子實有德於我也子前日為我言曰孰
不知有資治通鑑哉苟不先讀正史則資治通鑑果何
有耶予於時坐不得安席而欲起以拜子也予早遊溫
公之門與公之子康公休締交義篤公休嘗相告曰資
治通鑑之成書蓋得人焉史記前後漢則劉貢甫自三

國歷七朝而隋則劉道原唐訖五代則范純甫此三公者天下之豪英也我公以純誠粹識不懈晝夜不時飲食而久乃成就之庶幾有益於天下國家之大治亂不自辜所志也其在正史外而有以博約之楚漢事則司馬彪荀悅袁宏南北朝則崔鴻十六國春秋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李延壽書雖無表志而可觀太清記亦時有足採者建康實錄自鄆而下無譏實爾也唐以來稗官野史暨夫百家譜錄正集別集墓誌碑碣行狀別傳幸多

存而不敢少忽也要是柳芳唐歷為最可喜嗚呼孰敢以佻心易談哉予因子能獨識於暮境而輒以厥初之所聞為子謝也譬如杜詩韓筆誰不經目惟小杜為能愁來讀之也苟不上自虞歌周魯商詩下逮楚騷建鄴七子陶謝顏鮑陰何以觀杜詩則莫知斯人之所用心也或不極六藝九流之華實而縱之以屈原宋玉司馬遷相如仲舒賈誼劉向而自謂真知韓者亦未可信也子必有感於茲矣行何適而不安哉秋風方起為旅飯

自愛九月八日箕山晁說之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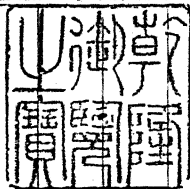
送郭先生序

自古經解之士多而著書之士寡揚雄恥與當時章句之徒並而特著玄乃所以明易也是故學易者不可不學知玄則知易矣說之高祖太師文元公自國初為聞人仕宦極禮樂文章之選逮仁宗即位始獲如請致仕著書於八十歲之餘其書凡三十有四卷而十卷名之曰法藏碎金錄今行於世其肯熟讀酷好者有二人焉

一曰窮悴之世為儒不肆其膏臆禪侶不私於宗派道人能厭飛鍊者其二曰得意方顯仕而中道逆風垂翅乃懼富貴而恐無以勝憂患者與夫白首謝事得歸而未有以忘平昔之豪習而自勝杜門者必吾祖是書之好也若慧林覺海冲老每舉揚是書以勉其學徒文潞公奉之終身篤名理之談則未易可必以待之也臨邛郭先生敏修早出遊中州與公卿大夫周旋得是書而三歎息焉自謂吾得異人而師之其語微密奧妙不若

此之璀璨光明可衆共之也先生曰夫子之所以生生者智水不可不崇而禮火則卑之也此卦之所以既濟也其崇其卑至於効法天地而與乾坤並列乾坤泰否既濟未濟皆一卦也三十輻共一轂則六十四卦同為一車之轂也生死之徒十有三而乾坤之一二離坎之六七則共為一輻之運萬里也先窮易明老氏書嘗以是說著神悟隱淪二書多論神仙養生事每恨巴蜀僻陋不得與上國之禮文乃以法藏碎金委鄉人刻之板

久矣今幸見其著書主人之孫子晤語如故舊則吾之
所得者多矣說之起拜而謝之曰先生何之也先生曰
吾將自睢陽道襄漢藏妻孥於臨邛之故山明年復出
將訪子於江湖間說之矍然乃未死尚為明年人耶臨
岐復何祝於先生之言以送先生行九月十一日國安
堂老法華序



景迂生集卷十七